

甘孜采风征文作品选登

【一等奖】山那边一首歌一支舞

康定情歌

去一个地方，是因为一首歌。去的动因，似乎有些夸张。去的过程，也是那么蜿蜒转折。

先是隔天，从无锡赶到成都住下，等待翌日早晨飞康定的航班。因航班时间过早，为避免睡过点，关照酒店总台叫早，怕有疏忽，又将手机设定闹钟。凌晨4:30就起床，睡眠惺忪，打着哈欠乘大巴去机场。开始，一切还算顺利。登机后，飞机按时滑动到起飞跑道，突然就不动了。停顿片刻，飞机退回停机坪。问起缘由，说是目的地在下雨。于是随所有乘客拎着行李下机，乘摆渡车回候机大厅。等候至9点多，重返机舱起飞。不料飞至康定上空，兜了一圈，又返回双流机场着陆等候。问乘务员，这到底是为何般？答是康定上空正下着雨，云雾缭绕，无法降落。在康定上空时，曾探头望过舷窗外，确是云雾缭绕的，康定被水汽的巨大白袍笼罩着。

这么说来，康定是一个云雾雨露常驻的孕孕育雨之地了。雨水充沛，生命必定滋润，生命茁壮了，人们的情感也必是丰厚。经过几起几落，本一个小时可飞抵的路程，最终花了6小时才到达。这种时间上被拉长的距离，让人产生了空间上遥不可及的疑惑。心尖不由得得一颤：要么康定，确实不与我们的生存空间在同一维度？

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进入康定时，心头自然就响起了那支熟悉的旋律：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

仿佛突然明白了这首著名情歌产生的缘由。濡化生命和情感的湿润，高原的严酷陡峻，加上康巴人的慷慨与炽烈，有了这些，要做到不产生出这首情歌也难哇！

据康定城里的老人说，他们小时候《康定情歌》可不是现在这样唱的，而是：“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在朵洛大姐的门前，朵洛溜溜的大姐

人才溜溜的好哟，会当溜溜的家来会为溜溜的人。”说是当时唱的可不是李家的大姐，而唱的是康定城一个叫朵洛的、卖松光的藏族姑娘，是一个确实存在过的人。能值得人们反复歌唱的，必定长得美丽无比，颜值高得爆表的。那时候康定的每个早晨都是灿烂的，没人愿睡懒觉，人们早早起来来到街上，有事没事都要到朵洛的家门口转转，往门窗里探头探脑打量。看着朵洛家里打理得有条不紊，于是就赞叹说谁能娶到朵洛就是天大的福分。当朵洛趁着霞光将松光搬出家门时，街上人所有含笑的目光都聚集在她身上。朵洛闪亮着她的笑眸，以泉水般清亮的嗓音叫卖着松光。不管是确实需要买松光的，还是只为借机靠近细瞧她的，都争相前来买松光。松光很快就卖光了。不难想像，每晚点燃这些富含树脂的、被有些地方称为松明火把的松树节，家家便都笼罩在明亮的光波和松脂的芳香里。朵洛的松光，给黑暗中人们带来的，不仅是光明，更有长夜里对于美丽姑娘的温暖遐想。

到达的当天，到康定县城的大街上逛逛是必须的。沿着大街走去，跨上山坡之上居民小区高高的台阶，穿过藏式风格的凉亭，远远看到有藏族姑娘成群结队地迎面走来，立即定睛看去，看看她们中间有没有朵洛。虽然，松光早就被电灯所替代，朵洛的明眸却仍在康定姑娘眼中闪烁。

巴塘弦子

记住巴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一群有理想的年轻人，以漂流长江的悲壮义举来维护他们的民族自尊。在当时备受国人瞩目的连续报道中，巴塘这一地名频频出现在媒体上。长江漂流遇险队员在巴塘与接应队汇合。指挥部和后勤装备供给给移师巴塘县城。巴塘，巴塘！低沉压抑的厚重云天，肃杀阴森的嶙峋山石，冰冷翻腾的湍急江水。

当漂流即将结束全程时，我在长江的下游——无锡江阴的江边，等候漂流队的到来。先遇到了两位遇难队员的遗孀。

康巴诗汇

折多山

折多河吹动山柳叶
一片，两片，三片
满山的树叶腾空而起
又缓缓落下
一场小雪，点亮山顶的巨灯
阳光飞舞，晃眼
在山口向南望去
缤纷雨水从背后袭来
忽然觉得
四周的虚空中藏匿着人生最大的预谋

新都桥

请不要向我炫耀

蓝天、河流、遍野的青翠
摇荡繁复的花海
我是清贫的旅人
我怕陷入内心的渊藪
请把牦牛群赶出阳光
让风清洗蹄路上的泥土
我怕看见它的目光
好像我们是前世今生的冤家
泽仁说，这里是木雅
一只画眉射出灌木
好像要带走夏天
我对自己说
那好吧，我留下来等待秋天



木耳。 姜阳摄

记者笔汇

叙旧

一场小雨落在黄昏的路上，我身着白衣衫赶赴秀英小妹的约会，仿佛是一朵云化成了自己。

麦田守望的咖啡馆，典雅素净，进门正对的卡座里有一张乳白色的椭圆桌子，围了八九只椅子，铺垫着蕾丝。小妹就坐在临窗的位置，侧目看着窗外的灯影和灯影下的街景。她比之前稍微发福了，眉眼却依旧好看。我轻声唤了小妹，她欢喜地起身迎我。我和小妹相视而坐，看着她娴静的样子，就想起从前她还是姑娘的时候。那时，九龙小城的文艺生活空前活跃，县文化馆举办了一场“游海杯”歌咏大赛，会唱歌的和不会唱歌的都去报名了，小妹也报名了。那时，我的父亲是文化馆长，他在报名册上看见小妹的名字，却说从未听说过她会唱歌，就划去了她的名字。小妹坚持去了，并在霓虹闪烁的舞台上演唱了《月亮升起来》《金孔雀》，唱着唱着，她还在音乐过门处即兴跳起了一段傣族舞。父亲先是回避在赛场外听小妹演唱，听到歌声和掌声后，他才悄然走到了台下的位置上坐定。小妹获得了名次，还有一套茶色玻璃茶具。她把茶具存放在父亲的书桌上，每周末放假就来父亲的房间烧一次开水，取一小撮父亲的咖啡放入茶色杯具里，为我冲上一杯，为自己冲上一杯。咖啡太苦，我们都不会喝，全凭小

妹的举止间散发着糖块一样甜美的气氛。咖啡馆的吧台由墨绿色的小格子橱柜围聚，格子里面躺着不同种类，不同年份，不同价格的葡萄酒。一个女子低垂着头坐在其中，用手指在一本笔记本上不停地滑动着选曲，似乎没有一首令她心仪。小妹对她说，请放钢琴曲《镜花水月》吧，顺道点了一瓶红酒。一曲清音轻轻响起，小妹在两盏高脚杯中矜持的为我和她自己倒了一小口红酒，我们举杯轻啜，回味着一颗葡萄最初的酸甜苦辣……乃渠堡子、礼州镇、呷尔坝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亮。五六个身着羊皮褂子的人，赶着七八头骡子，把小妹一家人从乃渠堡子请到了冕宁县礼州镇的牧场上经营牧场。六年间，他们过了一段举目无亲的日子。那里的牧场满山遍野开着芦葦花，风吹过的时候，芦葦飘絮，像极了乃渠的冬天，安宁又遥远。等到他们重回乃渠的时候，我们家已随父亲的工作调离迁徙到了呷尔坝。小妹说，她总爱一个人走进我们留下的那栋老宅子，看着房檐上歌满了筑巢的燕子，飞来又飞去。小妹就在一本旧相册里翻找我们的踪影，想要还原一段亏欠自己的记忆。后来，小妹考上了县中学，与奶奶和我相见时，她全然失声哭泣，仿佛寻回了丢失已久的心爱东西。奶奶对这忽然到

来的侄女和她深重的情义，显出了莫大的欣慰。这便是我与小妹的第一次相见。小妹说，见着我以后，她觉得那么熟悉，便又去翻找那本旧相册，希望在那些旧时光里与我重新相认。可是，那些举着红苕花的，系着花围裙的孩子都不是我，她们的嘴角和眼角都挂着愉快的笑容，她们的身后开满了芦花，乃渠没有芦葦。小妹说着便伸出手来抚摸我的额头，眼眶就红了。她抽取了一张纸巾低头出去了，回来时又取来一瓶红酒，摆放在先前的那瓶快要喝完的酒瓶面前。头顶的荧光灯白得耀眼，杯中的红酒像两朵开在夜间的隐秘红花。小妹的面容如此清晰，眼眸清静如水，满溢出眼角整夜的清润。她说，她一直生活在梦境里，与所有的亲人在今世里相聚又失散，她一直在找，找得很累，却又怕醒来。此刻，我们相聚，仿若梦境。我默默地听小妹叙说，又默默地喝下她倒入杯中的酒液，心一次次通向一条河水深黑的河岸，放生所有的不安。

时间是一杯红酒，倒一点就会少一点。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从前，经历所有的亲人都还在身边。奶奶和阿爷还是不合，奶奶她絮叨像豺狗一样吠叫不止的时候，阿爷从柱子下取下猎枪，站在场坝中央，朝瓦板棚鸣响。奶奶带着一身的冰凉躲进我的被窝彻夜抽泣。她的内心如此强

收各民族文化的养分，发育成为后来的巴塘弦子。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了巴塘，忘了爹娘”。想必这一乐不思蜀的效应，肯定是与既豪放又婉曼的弦子有关的吧？

山峦环抱的学校广场，云天厚沉。云端低垂的部分，烟霏弥漫，成为天地间虚幻的过渡。空气虽清冽得有几分寒意，广场四周却早已站立着身穿绚烂民族服饰的藏族男女。他们从盘在头顶的发辘到蹬在脚下的藏靴，竭尽艳丽，满目是对比强烈的颜色，以炫目的色彩给这个略呈冷色调的环境，增添了十足的暖意。不说妇女们那娇艳得十分醒目的红袖，单说男子头戴的“梭哈”——缀满流苏的红色帽子，跳起弦子来会随着节奏而轻轻颤动，如同跳动的一团火焰。在弦胡手扎西的带领下，他们围成圈，边唱边套边跳，按顺时针方向循环舞动。姑娘们踩着弦胡的节奏，舞动双臂，长袖翩然，舒展飘逸得如行云流水。汉子们边拉着弦胡，边踏步、擦步，表现出一派刚健孔武，激扬奔放。

甫到现场，因被扎西与众藏族汉子不同的沉稳、沧桑的气质所吸引，我与他有过交谈，所以待一曲弦子跳罢，我就又找领头的扎西聊了起来。今年58周岁的扎西，不仅是家中种着三亩地，养着四头牦牛和几头猪的农民，而且还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巴塘弦子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在问他的当儿，旁边有汉子连连说，巴塘的弦子都是扎西老师教的，所有的“毕旺”（弦胡）也都是扎西老师做的。一位农民被人称之老师，可见他在弦子艺术方面的成就和为人。扎西说，他家里三代都是做“毕旺”的。他五六岁开始就跳弦子，十六岁就做“毕旺”。三十多年里利用农闲时间，共做了4000多把弦胡。现在扎西家仍开制作“毕旺”的作坊。28岁的儿子曲皮，正跟着阿爸学做“毕旺”。扎西家还开设了巴塘弦子培训中心，将跳巴塘弦子的技艺传授给孩子们。扎西举了举手中的弦胡说，过去的“毕旺”不讲究精致。如今巴塘弦子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表演的机会更多了。为了表演效果，就给做成的“毕旺”上色。用矿物颜料，画上一些图案，涂上一些颜色，让琴看起来更漂亮。说活间，他头上的“梭哈”红色流苏，在不停地抖动、闪耀。

我的心里突然一动，想着巴塘的色调，应该是瓜果的颜色、舞动彩袖的颜色，弦胡的颜色、梭哈流苏的颜色以及笑脸红颊的颜色。巴塘是五彩缤纷的，是暖色调的。

我死了吗？

哑当——

像两个金属油筒撞在一起，响声过后，我脑袋里便飞来无数巨大的野蜂，嗡嗡嗡地吵闹不停。我挥手想赶，手却笨重得像石头。脚也抬不起来了，轻轻一动便是刺入骨心的痛。在我张大嘴喘息时，眼前前的黑雾散开了。我嗅到股檀香的味道，在我酸胀的鼻腔内搔着，我张大嘴好想狠狠打个喷嚏，可脑袋内嗡嗡的响声，像不断喷涌出的洪水似的把我的欲望淹没了。

有只温热的手靠在我的脸颊上，又在我的眼圈周围摸索。我睁开眼，看清了，顶上有幅巨大的坛城画。那是在藏区寺院里常能见到的坛城画。巨大的圆构成了人间、天堂与地狱的三维世界。正中是坐在莲花宝座上的身披绛红袈裟的菩萨。

身旁有个火炉烧得很旺，鼓风机把滚烫的风刮到我的身上。我又想撑起身子，一阵刺痛从脚底传到背心，我没有了力气。

有人在我耳旁轻轻吹着热气，我嗅到股草根的气味。我眼皮又沉重了。那人把什么东西在我额头上敲了几下，说：“白色的牦牛从远处归来，脚踏五彩祥云，游荡在冰雪里的魂终于回来了。雪莲花的香味包裹着你的身躯，你不要份的魂回到了母亲温暖的怀抱。”

他说的是汉语，标准的四川西部一带的汉语，带有很重的藏腔。我在甘孜与青海一带常听见做生意的藏人说这种腔调的汉话。在他的浑厚的声腔里，吹过脸上的风柔和了，温软得像是淋浴喷头洒下的水雾。我又合上了疲惫的双眼。

我睡得很沉，我感觉到自己躺在棉袄舒适的羊毛堆里似的，轻轻地就飘到了空中。

马铃声从远处响来，叮叮当当很脆地缠绕在我的耳旁。我又醒来了，忍不住打了好几声喷嚏。那浑厚的声音又说：“别动，我来喂你喝些热茶。”

我嗅到股奶油的清香，肚子咕噜地叫了一声。

他是用一根胶皮吸管喂我。温热的奶茶在我喉咙滚动着，内心的太阳升起来了。我平静下来，又看看蓝色烟雾飘荡的四周，说：“我是在哪儿？”

他说：“你在我这儿。”

我吸吸鼻子，嗅到股草根在潮

香秘

混泥土里腐烂的气味。我说：“这儿是哪儿？”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一张轻软的羊毛被子盖在我身上，说：“一个很平静安全的地方。你可以睡到严冬睡到春天的地方。”

我想寻找说话人，腿上绑着夹板，脖子上也捆着坚硬的夹板，转动不过来。只有看着顶上的那幅坛城图，看着蓝灰色的雾气从坛城里飘荡出来，丝绸似的拉扯得很薄很薄。眼前的一切都很模糊了，他的温热的手指又在我的额头上太阳穴上轻轻抚摸，一股中药的清香味涌来，我醉了。

我眼皮沉沉地耷着，拼尽最后的力气，咬着牙说：“我到底在哪儿！”

他把几个字在牙齿里嚼咬了很久，又清晰地吐给我：“香巴拉，通往极乐天国的神秘山谷。”

我挣扎着想撑起来，因为那几个字把我满脑的嗡嗡声赶跑了。我想起那部书，我在印度加尔格答接受盟军情报搜集训练时，读过那部书。几个西方人让人绑架到西藏某地，在那里的种种奇遇使那个英国人写成一部叫《消失的地平线的》的书。那个神秘之地就叫香巴拉，在一个山峰奇峻，沟谷如仙境的地方。难道我到了那个地方？

他好像明白了我的心思，手轻轻把我按了下去。指头揉和地在我眼圈上搓着，嘴里像嚼咬着什么经文，我听不清楚。他长长地吆喝了一声，缓慢地说：“一切有色的东西都是如梦一样的幻象，投入其中就会醒不过来。你好好睡吧，平静的心态才能平静地呆在香格里拉。”

中药味越来越浓，我让这股香味包裹起来，朝一个四周都是彩色光芒的虚空升腾而去。我睁开眼睛，看见闪亮的雪花降落下来，雪花片很大，我看得仔细，每一片都闪烁着银子的光芒。

“每种有色的东西，都是幻象。每一个幻象都在编造你的生活。投进去吧，海那么深的地方，你会像一粒雪片似的活得自由平静。”

我在飘。我身体真的很轻，像一根从鹰脖子上掉下的羽毛，在空中飘着。风很大，搅和着冰渣雪沫，也搅和着我。我在旋风的搅拌中升上高空。到处是白茫茫的，冰雪闪着蓝焰焰的光芒。可我一点也感觉不出冷，内心像有一堆火呼呼地喷吐着热气。

我是死了吗？天呀，身子真轻，天那么高……

随笔

故乡初夏时

春夏之交，横断山脉腹地、青藏高原边缘的丹巴峡谷中已是热浪滚滚来袭，清晨，满山的雾气笼罩在山顶，夜幕低垂时，雨点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飘落下来，湿润了大地，染绿了山川，朗润了溪流。就在这夏里，故乡——这个高原峡谷中的小村寨，虽然百花凋零，布谷鸟声已远去，但绿树婆娑，万物葱郁。那绵绵细雨的晚春似乎还在眼前萦绕，转眼间，热力四射的初夏就已经偷偷的来到我们身边。

站在藏房的阁楼上，打开眼前的窗扉，映入眼帘的满是绿树成荫，樱桃鲜亮，瓜果飘香的美景。远处，厚重且绿色渲染的大山像忠实的卫士守护着故乡。眼前，淙淙流动且波光粼粼的河水，还有那在河流缓缓的岸边一惊一乍快速游动的小鱼，以及树从深处在鸟窝里茁壮成长的雏鸟，都迸发出不一样的生机与活力，将自己的生命完美的展现在夏日炎炎之中。顿时，山丰硕起来了，水涨起来了，鸟雀欢唱起来了，就连蝉也凑热闹似的在树丛间抖动翅膀长鸣了。在这样的季节里，故乡的亲人永远担任着夏日的主角，他们扛着各种农具忙碌起来，在时节中挥洒汗水，憧憬收获。锄荒、种雪豆、种荞麦、撒青稞、施肥力……辛苦地劳动着，满怀期望的为今年的秋收种下希望的种子。不知疲倦，年反复。

河岸边，初夏的风晃晃悠悠地拂过耳旁，一阵轻微的热浪霎时间吻上脸颊。此时，我仿佛听见了夏的呢喃，在我耳旁激动地讲述着内心的狂野和似火热情。初夏，这个蓬勃兴起的热辣少年！他将内心的狂热尽情的释放。于是，我听见他的呼吸，山清水秀的山谷里，有他青春的身影。他采下一片蓝色天幕上的云朵，轻轻地撒在树丛

中，在斑驳阳光的照射下，犹如神话传说中的蓬莱仙境。不经意间，他就从你身边飘过，带来一阵阵罪人的夏花甜香，让你不禁心旌摇曳，让你忘却了夏日里热力四射的骄阳。走在故乡的小径上，静默中侧耳聆听，一阵天籁之音传入耳鼓，是夏天即将走向成熟的果实在树巅摇动，预示着生命的成长。

“黄梅挂枝头，雨夜入梦来”，立夏时节，干热河谷地带的故乡进入多雨的时节。炎炎夏日下午，微风中夹杂着蒙蒙细雨，从雨帘中极目远望，远处的那青山朦朦胧胧，充满了别样的景致，大地在一瞬间变得凉爽而清新。此时，青松、白桦、村寨都沐浴在如丝如缕的雨幕之中。寨子里勤劳的人们穿着雨衣，在田地里挥动着农具忙碌着。为着希望，真正应了“斜风细雨不须归”这句诗词的意境。此时此刻，山间的万物都沉浸在轻柔的雨帘里，享受着这热气初至时的甘露。在这初夏里，故乡的雨，就这么柔和，朦胧之中带着别样的清新。

这热情似火的初夏时节，仿佛是一杯醇香的美酒悠远漫长。特别是喜爱打扮的姑娘，脱去了覆盖曼妙身姿的春装，换上夏日的清凉服饰，一刹那间，一群群穿着艳丽短袖长裙的如花姑娘，穿梭在村寨小巷里，漫步在河堤杨柳树下，衣袂飘飘，青春飞扬。夏日里，这个火热的季节激起故乡万物的生长的斗志，为秋天的收获种下满满的希望。

在这个时候，我知道，故乡因为夏日，万千作物才会与意的释放生命的力量，将个性张扬。这个夏天，我依恋的故乡就会在跌宕起伏的故事里释放所有的能量；就会在蝉鸣声中呼唤爱的乐章。悠长的岁月里，一转身，故乡已初夏。